

西園聞見錄

西園聞見錄卷之九十五目錄

建言下

往行

楊秉義

楊准

毛伯温

趙廷瑞

史道

件瑜

江潮

陳克宅

伍試

何孟春

商大節

曾仲魁

劉魁

藍田

曾璠

鄭芸

趙時春

楊名

翁溥

馮恩

郭望

王科

劉源清

王禕

周天佐

戚賢

周怡

楊爵

薛宗鎧

陸粲

鄭應龍

顧存仁

慎蒙

卷之九十五

徐養正

沈束

王宗茂

馬從謙

王尊賢

沈塾

趙錦

陶承學

張翀

葉春及

唐順之

沈練

楊繼盛

林潤

吳時來

張檝

張應治

何維柏

海瑞

劉世龍

李頤

祝詠

岑用賓

孫維城

顧九思

詹仰庇

鄭履淳

汪文輝

趙用賢

王用汲

雷士禎

沈鳳翔

江東之

朱鴻謨

陳登雲

西園聞見錄卷之九十五

外編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蘭陵 陸自嶽代瞻甫 訂

建言下

往行

楊秉義字士宜號麟山華亭人正德□□進士初授行人歷吏科都給事中時中官魏彬以迎立功入掌司禮又封弟英爲伯公言彬以鷹犬事先帝虧損聖德陛下入嗣大統本出祖訓彬何功而受重賞詔奪兩人官又劾楊侍郎儀姦回固寵罷之會考察京朝官劾奏大學士張孚敬而下二十四人或詣公自辦公曰子言誠謬然願吾有此言不願君有此行辨者愧服其秋司□錫山秦公司空安成趙公相繼去國而陳道瀛以黃冠爲太常少卿公亦以抗疏論之不報

楊准字東川號果齋無錫人正德丁丑進士初授戶部主事嘉靖初大禮議未決偕同官具疏繼諸大臣及臺諫言之越明日伏闕候命未得

號慟失聲上怒命執其疏首八人餘人固伏不退命俱送詔獄而東川以典篆待罪其署越三日詔杖于廷人三十東川出病創臥一月餘稍愈尋劇至是不起年二十八嗚呼傷哉東川氣體羸弱殆不勝衣當伏闕時或漏言能自逸者可免不然且不測東川曰某小臣勉焉効愚聞禍而逃非初心也何以立朝或勸之至再卒不變以及于難于是囊空無貲家人賣屋以斂其繆室周氏先六月病卒尙殯城外子女幼弱幾不克歸大司徒鳳山秦公竑爲經理焉乃克歸

毛大司徒伯溫爲御史日嘉靖改元太監張銳張忠十九人奸罪敗露論獄當斬其黨陰庇假汗奏贖冀得易辭公上言忠銳輩在正德間濫穢朝廷誤國不忠使先帝聖德不光人人痛憤陛下卽位之詔歷數其惡天下鼓舞如日再中今復緩于行刑坐視詭法豈新政所宜有哉此必司禮太監蕭敬章霽同惡相濟默與夤緣蓋其利害相關欲俱掩飾臣謂敬霽不誅恐明詔不信于天下也疏入中官爲之屏氣

趙廷瑞字信臣號洪祥□□人正德辛巳進士改庶吉士歷官兵部尙

書嘉靖初爲刑科都給事中時故相張璠以詹事擢兵部左侍郎公上  
章論璠進士六年遽爾擢貳本兵恐後進奔競之徒率以璠借口因論  
吏部尙書廖紀徒負重望不能因事納忠言雖不用聞者憚之武定侯  
郭勛者專恣詭法嘗以私意釋罪人于配所刑部尙書高友璣侍郎許  
讚右都御史熊浹大理寺少卿曾直錦衣衛指揮使路安等不能執法  
公並論之疏上友璣致仕餘各罰俸有差勛革祿米及營務保傅提督  
宣大軍務缺員兵部尙書李承勳薦左都御史王憲憲難之公論憲擇  
官避事非大臣體憲竟罷去他如論李琮爲江彬爪牙齊佐等爲錢寧  
羽翼張仁以么麼伶賤潛通逆藩及太監韋彬等奸狀皆見嘉納一時  
直亮之聲著于中外

史道字克弘涿州人正德癸酉解元甲戌進士改庶吉士歷官兵部尙  
書嘉靖改元以給事中劾奏大學士石齋楊公疏其不法三十餘事奏  
入陞山西按察司僉事已而復下詔獄給事中閻閔御史曹嘉相繼論  
救俱蒙降謫公謫陝西金縣縣丞曹嘉謫四川茂州判官閻閔謫雲南

蒙自縣縣丞公及閣曹二公俱嘗爲庶吉士故時稱爲館中三傑公父  
俊中成化戊子解元乙未進士

件瑜字忠父號東澗蒲圻人嘉靖丁未進士初授戶部主事歷官禮部  
主事以諫大禮死贈光祿少卿甲申春上召輔臣于平臺暖閣論以尊  
稱之典大學士楊廷和蔣冕毛紀力諫以爲干正統違大議上瀆九廟  
內間兩言未敢輕議上意不豫者久之乃主事桂萼窺伺風旨竊取席  
書張璠霍韜方獻夫諸議奏之上下其議在廷諸臣堅執以爲不可時  
廷和已去冕繼去禮部尙書汪俊又去乃以書爲禮部尙書萼璠獻夫  
爲學士諸臣羞與爲伍遂不謀而同抗言極辨或謫或罷或繫茲舉也  
秋七月乙亥上降手勅改稱孝宗敬皇帝爲皇伯考恭穆獻皇帝爲皇  
考昭聖皇太后爲皇伯母章聖皇太后爲聖母諸司具奏以爲不可十  
月五日戊寅少宰何孟春率百官伏闕死爭大學士毛紀石瑤取帖伏  
于前時已近午上命司禮監宣諭乃下學士豐熙給事中張紳史俞翺  
郎中余寬黃待顯陶滋相世芳寺正母德純于獄百官號泣聲震殿廷

瑜伏地執道南手曰吾禮官也有死而已已而未未申初有駕危言以嫁禍中傷者上復命內使宣諭時大臣已退惟諸司在上大震怒悉下百官錦衣衛獄庚辰械至午門前杖三十死者十有六人編修王恩王相給事中張原毛玉裴紹宗御史胡瓊員外郎張燦主事臧應奎安璽楊淮余禎胡璉殷承敘司務李可登而東潔亦竟不起矣

江大中丞朝嘗巡撫山西時有太原人李福達以妖書惑衆聚黨至千人改年爲亂震動三河公勒兵解之而獨福達操重資遁匿他所已聞公圖其形購捕益急遂詭張寅名入京夜持萬金爲武定侯郭勛壽勛貽書山西部使者爲關說欲脫其急公捕得其書抗疏陳福達罪狀並劾勛倚掖廷親怙勢藏逆敢爲亂階罪當誅勛以信法疏三上不報勛因得流言宮闈謬爲張寅稱冤上疑之時永嘉張公新相恐諸大臣不附己又欲結勛自固遂阿旨下公詔獄且使人陰告公少易而言中丞可復也公正色謝曰人臣奉法無狀不知死所何以官爲永嘉知公不能屈卒從末減議罷公官



陳大中丞克宅爲御史日大禮議興伏闕上疏諫繼之以號廷杖幾死時有公卿知上怒欲竊起者公厲聲扼其項曰大臣不當先爲人望衆皆凜然

寒泉伍公今憲副公袁萃之大父也寒泉公在□部時疏論永嘉曲學媚主又同王楊諸公撼門大哭俱廷杖下詔獄而緹帥阿意以重囚法處之公與伴主政瑜共一糶床初更猶相勵也曰我兩人若不死當再請上方劍耳半夜而伴公死矣時永嘉密訪不上糶床者數人揭奏復杖多有斃者

嘉靖二年大禮議起帝罷朝齋居文華殿金獻民徐文華倡言諸疏留中必以孝宗爲皇伯考矣何孟春曰憲宗時慈懿太后葬禮部尙書姚燮率百官伏哭文華門力爭憲宗從之此我朝故事也楊慎曰國家養士一百五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王元正等遂遮留羣臣于金水橋日萬世瞻仰在此一舉不力爭者共擊之于是何孟春等二百二十餘人俱跪伏左順門大呼高皇帝孝宗皇帝聲徹于內上使司禮諭退不

從上命錄爲首者以學士豐熙給事中張紳等八人下詔獄楊慎王元正乃撼奉天門大哭羣臣皆哭聲震闕下上大怒命逮馬理等一百三十四人俱下詔獄併何孟春金獻民等共二百二十人爲首者戍邊四品以上奪俸五品以下扑謫豐熙等一百八十餘人各杖有差病創卒者十有七人

商大節字孟堅號少峯嘉靖癸未進士歷官副都御史嘉靖十九年以保定巡撫召入內臺八月虜大舉薄京師甚急奉上命督公卿巡視九門疏又屢上一曰固守關廂以安重地一曰一事權以肅軍威一曰急殺叛賊以救生靈一曰安插內移軍民以免饑餓而懸重賞招忠勇以固根本尤疏內所致意是時逆鸞以公急殺叛賊之語意有所指銜之入骨蓋鸞嘗陰遣家丁時義潛入虜營勾引入寇庚戌之變鸞獨引兵入援主上嘉其在各鎮先錫予駢蕃已而冒總督京營之命怙寵作威勢焰薰天斥叱公卿至有不敢仰視者公義形于色獨不爲下鸞乃奉命陞公左副都御史經略京城內外招募義勇四千人別爲一軍訓練

鼓舞軍聲大震鸞益忌之乃奏命公畫地分守而以離城二十里之內  
爲公信地蓋公奉命經略特爲京城設也乃城外二十里之地俱分以  
屬之蓋欲以是奔公也公憤然曰不發其奸而死于逆人之手無名也  
遂抗疏數其罪忤旨下獄麾下將領數百人相率詣闕懇免請以身代  
一時未遽允然已諒公無他矣無何華人自虜逃回者言逆鸞勾引亂  
華之祕鸞知禍在旦夕間乃忿恚疽發背死竟以勾虜到屍赤族上于  
是憐公忠義將釋之乃遽卒于獄棺衾含斂皆得以禮裏事陸都督東  
湖擴廣德意實主之而公卿以下咸縞素撫棺哭贈以百計

曾仲魁字斯達□□人嘉靖癸未進士歷官池州知府嘗爲給事中務  
在存體開誠不慕子子之行嘗謂今旣未能曲盡乎信以冀感悟則大  
者固未可言而摘發小故攻訐細隱以買直聲吾甚耻焉惟隨事盡力  
不爲無補耳

劉魁字煥吾泰和人由舉人嘉靖間判寶慶七年貳潮州陞工部員外  
上安攘十事皆嘉納有詔徙雷壇禁中公上疏自分獲譴先授家人囊

金三兩治後事然肅然布袍一家奴隨邸中耳疏入震怒杖之廷入獄創甚有百戶戴經藥之得不死日與楊侍御爵周給舍怡萍孺以不能積誠意感悟自責諸校爲之感動其年八月神降于箕乞宥三臣得旨釋放爲民未踰旬復遣逮逮者至公猶在道先繫弟元北行公至涿川得聞卽舟馳赴或勸潛歸不可賦詩以寄家人有孤臣此日勞明主萬里何心保此生之句抵京復上疏願獻愚衷以死報國事其言切指執政奉旨仍舊監著明年祈雪不應獄禁加嚴不得食有校尉楊棟者食之得不死明年宮禁火赦還家

藍田字玉甫號北泉卽墨人嘉靖癸未進士次年選授河南道監察御史適值大禮議起疏凡七上不合聖心又同羣臣伏闕痛哭下詔獄翌日廷杖幾殆呻吟枕席月餘始出而視事得時權要所上十三事多拂輿情公乃條論之以爲不可因其議禮是而事事皆是也給事中陳洸已陞僉事憲內不欲外補乃阿附驟進一二大臣仍以舊銜參劾白巖喬冢宰字石潭汪宗伯俊各去位洸留補左給事衆論不平公復上疏

論救并以某知縣刊列沈之不法事情曰辨冤者附入疏中下刑部尚書趙清溪鑑按其事悉實覆奏得如擬執政欲爲沈報復無隙乃窮索所累上疏巧詆中之將執下錦衣獄西橋劉太常銳及數相知多方解說止擬本省會勘回奏爲民

曾翀字習之泰和人自祖父時家鳳陽霍丘縣嘉靖中登進士授南刑部主事改河南道監察御史時大臣專柄言路阨塞公疏罷尙書劉龍彛賢侍郎陳璋甘爲霖太常卿王凝光都御史趙載由是直聲震朝廷已而大臣汪銜不職給事中海陽薛宗鑑首言之銜上疏肆辨益力公方臥病邸中憤然具疏其略曰人臣之罪莫大于欺罔臣觀銜詆辨一疏有人臣不敢言不當言者銜掩主上之美附宰執之權庇七人之奸塞言官之路乃敢肆言至此欺罔專權無人臣禮乞早正其罪以保治安疏上獲銜職而下公并宗鑑錦衣獄獄中自敘生平大概多忠孝語略無纖芥怨悔之意獄成與宗鑑同杖于午門中外奔呼播誦公神色不渝第曰臣言得行臣罪當誅杖已越日而懿隆慶元年贈太常寺少

卿遣官致祭蔭其子綬

鄭芸字士馨□□人嘉靖乙未進士爲松陽令拜御史當是時分宜相嚴嵩及子世蕃初結寵近侍芸語御史陳策伊敏生曰此亂之孽不早鋤之蔓難圖也乃並疏嵩怙寵不道上怒奪三人一秩示薄譴而分宜相從此已怵怵甘心此三人矣御史葉經者先亦攻嵩會經按山東監秋試上貢士籍嵩摘其文字誣爲訕謗坐經死遂以芸代經芸慷慨覽譽至則激揚風采諸所請適聽之是時嵩父子固慘黷然尙畏朝廷且偵芸居東無卻卽欲急投種未有地也芸得代復銜命南粵取道省覲卒于家

嘉靖九年兵部主事趙時春言邇者因災求言之詔未乾而慶賀聖瑞之奏屢至蓋緣靈寶縣官以河清受賞而汪鏊遂進甘露矣徐瓚及范仲斌進瑞麥矣指揮張楫又進嘉禾矣汪鏊楊東又進鹽花矣禮部又再請賀矣夫仲斌之流委瑣卑微不足責也汪鏊徐瓚楊東等叨列憲臣禮官李時官居八座乃亦昧義徼利罔上要君此小臣所以撫膺而

流涕者也乞嚴加禁遏因條陳時務最大者四曰崇治本信號令廣延  
納勸廉耻最急者三曰惜人才固邊圉正治教疏上下錦衣衛拷訊

嘉靖十一年編修楊名上修省疏言汪鉉小人之尤郭勛奸回之性而  
陛下用之是偏于喜也言官終于廢棄是偏于怒也且工作不可屢興  
禱祀不可屢舉上怒收繫械訊鉉具疏謂名與廷和同里思爲報復上  
益怒命究主使名瀕死無所指兵部侍郎黃宗明疏救上以宗明卽主  
使之尤者併鞫之楊名戍邊宗明調外任

翁溥字德宏號夢山□□人嘉靖己丑進士歷官刑部尙書諡榮靖嘗  
爲吏科都給事中時吏部尙書結權黨邪大逞胸臆以要上寵溥與於  
事中孫應奎薛宗鎧者發其奸懼微誠不足以悟主上乃亟上疏攻之  
者凡九人而大奸距脫內外稱快矣時死事者二人譴降者六人溥授  
江西龍泉縣縣丞一無愠色

馮恩華亭人進士任監察御史嘉靖壬辰彗星見東方馮恩疏言張孚  
敬之奸久露汪鉉方獻夫之奸不測陛下去張孚敬而不去此二人天

下事未可知也臣謂孚敬根本之孽也鉉腹心之孽也獻夫門廷之孽也乞斬三奸以應更新之象遂做范希文百官圖例悉品諸大臣以某賢當簡用某不肖當斥其辭峭厲上恚甚馳緹騎逮之至京下詔獄窮究主名榜掠瀕死者數四公執語不移遂移秋官獄論比附上言大臣德政律斬而疑之或得從輕比奪尚書王時中職侍郎文淵歲俸郎以下遠調有差鉉乃摘恩疏中言李時夏當上言大臣德政律公遂真論斬矣時鉉得驟遷太宰而王肅敏公廷相代爲大夫議以公所坐特毀譽失當與三尺不盡合疏請之不聽時鉉恨恩甚欲即殺之孚敬曰不可此子立名非真即殺之吾儕任其咎而遂成孺子之名姑縱之久當自敗耳遂得長繫待讞榜掠數千百屢病而殞都督陸松灌以良藥乃甦獄上移法曹柄事者媚鉉坐恩大辟癸巳秋會審闕下鉉例主其議操筆東南面坐諸囚西面跪恩獨北面列校牽使西恩厲聲曰吾此膝跪朝廷耳豈爲汪鉉屈耶鉉怒推案詬曰汝屢疏欲殺我我今殺汝矣恩大呼曰汝能殺我乎死且爲厲鬼殺汝鉉曰吾且殺汝俟汝爲厲未



晚也恩復曰聖明在上生殺在天斷豈容權臣無忌憚至此反覆爭辨  
鉞攘臂跳踉若將下毆者恩復大呼曰諸公卿睹否耶汪鉞無君擅權  
我恨不能手刃以報上鉞曰且而自謂氣節乎獄中受諸饋遺何節也  
恩曰患難有卹義固當耳且獄中死囚豈有官爵鬻人而焚其貨乎汝  
受某金擢都憲某瑤起廢罪可摘髮數耶鉞起欲以手批之爲同僚所  
格遂書情眞應決王廷相曰馮御史毋動氣我朝一百六十二年不殺  
言官吾儕安得作俑又正色謂鉞曰汪先生宜爲國惜體如先生言是  
以私意殺人矣夏宗伯言亦曰此豈幸公私家耶鉞愈怒遽書情眞而  
起恩囊三木挺身出長安門士民聚觀者如堵噴噴言曰是御史者以  
其膝鐵也其辨口則亦鐵今者膽骨皆鐵矣相與稱四鐵御史具錄其  
語傳之遠外而上所使調事者以聞頗爲動容是冬得不論當洵洵時  
有遺公藥者曰毋再辱公推之地曰不聞王新甫語我豈兒女子耶御  
史陳事不當伏死于都市以申明主法何言辱母吳匍匐擊登聞鼓訟  
冤不報御史有子十人而長爲行可當御史公下獄時君甫十三歲卽

伏闕上書白冤狀括髮短後衣鬢鬢長安街中見一要官攀過卽攀跪  
泣請其辭絕酸楚不忍聞皆掩耳捉鼻疾過之其又二載而君年十五  
矣會冬事迫乃刺臂血書疏叩公車大略言臣父恩幼而失怙祖母吳  
含鉛哺之以長成有今日不幸私憂過計欲爲陛下作一吠奸之大而  
頓忘逆鱗之戒遽蹈大辟塗炭都市痛念祖母吳已八十餘憂傷之深  
僅餘氣息臣父今日死祖母復死臣梵然一孤寧得不死惟冀陛下哀  
憐之縛臣置辟而赦臣父得以苟延母子二人之命陛下戮臣不傷臣  
心臣被戮不傷陛下法謹延頸以俟白刃納言陳經見而憐之爲封上  
有旨法司更審時王大夫猶在事與聶司寇賢仍以公前律不盡合請  
報減死乃戍雷州士大夫聞者咸舉手相慶太史鄒守益羅洪先程文  
德題四德流芳卷贈之君仁臣直父慈子孝也恩高高要諸生多從之  
遊著述亦富丁酉釋歸穆皇帝卽位奉遺詔錄忠賢恩年已踰七十卽  
其家拜大理寺丞致仕卒

郭望字允重號一泉高平人嘉靖壬辰進士歷官工部左侍郎嘉靖乙

亥爲戶科都給事中公語人曰言官貴識大體糾官邪先急要可也若恣己意摘人細隱煩更張吾弗爲矣用是朝端推服一時公論歸之

王給諫科嘗疏論兵部尙書金獻民西征功欺罔三罪及固原總兵趙文縱虜殺掠寧夏總兵神勛玩寇失事風節凜凜士論壯之時武定侯郭勛新被寵掌團營科奉命點開劾勛賣放軍役交通反賊李福達復論羣臣互相營私無復分憂於萬幾互相排黨無復同心于匡贊或受腹心之託隨即相負或識卑器淺罔所建明此諸臣之負陛下也夫陛下有立誠之志而臣下飾以欺有躬行之實而臣下應以文有精銳之功而臣下持以慢有廣大之體而臣下視以迂欲以贊揚聖化其可得乎今欲求帝王之道立萬世之基其自有五一曰運樞極二曰定趨向三曰立規模四曰鼓橐鑰五曰壽命脈此百王之會通而萬世之標準也然運樞極其本也壽命脈其至也至于趨向之大規模之遠橐鑰之機則因此而維持羽翼之耳書凡數千言言甚剴切知者咸危之曰上怒叵測王生殆誅死矣竟留中不報然執政陳先生者深矣未幾稱疾

上疏乞休冢宰嵩舉許公使其屬李君開先諭之指曰少需之當易子之位先生曰道不行矣美秩何爲遂致書許公謝卻之而執政以嚙故時摘其短有舊遊致而款焉佐以醪醴執政語銓部曰王某方疏疾而燕集他所非欺君乎適執政以誕日享客而先生獨不赴客有語及者佯曰余同年有此人乎值先生再疏乞養遂擬旨責以托疾欺君革職爲民永不敘用先生卽日就道其故舊皆引避獨銓部倫彥周祖于水滸先生謂之曰右溪勉之吾先俟子于白雲之麓矣

劉公源清撫關隴時有門生陳垣有書來求作司諫箴復書曰老悖學殖荒落安能辦此曾見近科程文載邦有道危言危行一篇其中講語曰事關利害有舉世不敢言而已獨言之請以此語書之座右爲司諫箴可也門生得書讀之竦然居無何其人正色言事落職投荒

王樸字韜孟金壇人嘉靖乙未進士歷官山東僉事嘗爲南京給事中嘉靖初世廟欲追崇所生張永嘉諸人以議禮合意驟見擢用于是上留意稽古禮文之事並建南北郊親耕親蠶諸禮備舉則夏賁谿附贊

爲多遂用張桂故事自都給事中擢侍讀學士以至宗伯入閣中年上留意禱祠之事謂可以永年則嚴嵩先意承順猶極佞巧費案乃宏之弟其妻與逆濠之妻兄弟也以不結附逆濠頗得時譽而嗜利險側不下于嵩三人者公皆首論之而其論嵩尤切並及其子世蕃時嵩之姦未著而世蕃之惡人亦未盡知公所言蓋得之先見而中其隱曲故嵩尤恨之未有以發敍遷山東武定備兵僉事以任滿赴部踰限奪職舊格所無也

周天佐字宇弼晉江人嘉靖乙未進士初授戶部主事辛丑春御史楊爵上封事大略謂雪雨不可爲祥瑞而頌之謂權奸不可爲忠信而迎之謂土木之工不可不止謂朝講之禮不可不修謂邪說之妨政害治者不可不斥謂謙言之益國與民者不可不聽上大怒初五日械繫下獄十三日夜復蒙笞且備極拷掠血淋漓衣前襟盡成赤紫色極纏鎖晝夜困苦間伺警惕罔敢疎寬坐臥處血流地上可手杯之履襪衾苦之類爲血所沾若滯于水中然天威震動之下人人悚懼謂爵必死而

不可救矣延兩月餘夏四月初九日太廟災天子詔百官使言時政闕失天佐應詔上疏救御史爵疏上有詔周天佐答六十下鎮撫司獄牢固糧囚天佐幹細弱其于桎微寬可自脫出守者以鐵鍊貫桎目中令不能轉側絕其飲食三日死矣故法凡死獄中者司官必具題死者日時緣故請監察御史刑部主事各一員驗其屍然後出之蓋慮有不得其死所以重人命廣德愛也天佐之答甚重兩臂爛裂腹上俱青黑色驗者御史主事立屍傍吏驗屍訖高告曰遍身上下並無他故止因急病身死御史主事卽據其所言題請出屍未驗屍時天晴日曠俄而雲霧橫空震雷暴雨旣出雷已天佐妻某氏侯于門外見屍出以頭觸地幾死柩寘寺中無不悲痛民有張弼者祭于柩前而哭之人日子與舊相識乎曰否吾傷公以忠諫而死是以痛之深也嗚呼可痛哉可痛哉爵與天佐未嘗一相識亦未嘗以名相通天佐初下獄爵不知天佐爲何許人亦不知其言何許事也又天佐以救爵故下獄故獄戒諭甚嚴凡廁所往來必問其期未得一相遇焉然爵一念惻惻洒泣恐天佐不

能堪其困苦之甚而思有以寬解之呼一人卽膝上作困卦二字以潛慰天佐乃視以困亨貞吉人吉無咎之義也聞天佐省之且微有笑顏獄中人有以宜自寬心語爲天佐慰者天佐應之曰事吾所當安吾心不寬乎五月初六日下獄初八日未時死時辛丑歲天佐年三十一耳其人曰天佐風神清秀當謂其少柔順而已不知其心之剛烈能作如此事傳聞其無子死時一女在旣死遺腹又生一女未知是否又聞其父母兄弟俱在家甚貧亦未知是否柩停數月其妻歸葬於閩中

戚都諫賢數言事諸大臣叢怒恐其復動上意未幾太廟災諸大臣應詔自陳君冀上因此有所更置以盡修省之實自諸大臣以下極言論列且舉海內才望問學之臣十四人以進其論列者旣皆據權寵有氣力而十四人者止南京二三大臣所稱侍郎呂楠太常卿魏校郎中王畿都給事中魏良弼參議徐樾又皆被廢與疏遠之人且以講學取人怒而王爲尤著怒者旣益衆又機便可乘遂坐左遷山東布政使司都事君以上恩雖寬然勢不可復留又其父思菴公年且高得請于巡撫

都史曾公銑致仕去曾與大臣論薦者數四皆不報

周怡字順之號都峰太平縣人嘉靖戊戌成進士歷官太常少卿初以推官徵選吏科事申言事忤旨杖闕下仍逮繫錦衣衛詔獄時嘉靖癸卯六月二十七日也歷甲辰乙巳凡三年上用箕降神之言乃與前此言事同逮繫侍御富平楊公爵員外郎泰和劉公魁並得釋未彌月而上爲箕神造臺太宰熊公浹極言不可然忘其請釋三公也上于是怒罷熊公爲民而復逮三公焉歷丙午丁未凡兩年而內殿災上親于火光中間半空有神語令釋三公于是三公者竟釋去家居十九年隆慶登極起官吏科期月而封事凡八九上如謂巡撫不肖不及方面文臣論郡不及見任舉令丞自矛盾舉境內人才濫及貪邪爲失體謂計部本兵及司空三大臣皆不職宜亟罷謂文選考功二司宜得人而久其任謂謚予奪失當出相嵩調旨爲專恣而欺罔元旦日食味爽前不及三分勉救獲也謂少虧不如無虧救護可免修省不可無種種皆確論最後大臣不和儉人比日圖奇詆虜數鈔西北邊在事諸臣亦輒不相能



始大憤疏奏凡數千言大略謂風教之大禮讓爲先朝廷大臣爲首朝廷有違言之隙則讒詔之釁長于外大臣有動氣之爭則攻鬪之禍流于下鑿嵩市恩修怨私相毀詆嵩尤威靈氣焰凌逼百司往論嵩者皆以得罪去今宣大戒嚴總鎮又各持意見甲可乙否強敵在前而文武構釁者非國之福爲三可懼輔臣竊威福吏部輕黜陟督府辱將官而將官懷小忿悞大事爲四當戒蓋指相鑿嵩冢辛瓚總督翟鵬趙廷瑞總兵張鳳周尙文而意專在嵩謂中外不畏陛下而惟畏嵩尤人所不敢言嵩故多中黨激上怒摘疏中日事禱祀語爲訕謗于是被廷杖前後繫詔獄四五年志愈壯旣起廢官奉帝猶疏陳五事以仰答新天子之知愈過一日定君志二曰畏天命三曰敬大臣四曰擇左右五曰勤朝政時近習用事之人以方術導上宴遊以公所言妨己也亦遂忤旨落級外補山東僉事轉國子司業明年擢太常少卿提督四夷愆未至病卒疏請致仕猶謂臣卽死當奮作國家鎮地鬼云

嘉靖二十年御史楊爵上言方今之勢如人病極內而腹心外而百骸

無不受病去秋恆暘不雨歷冬無雪至元旦始雪卽止夏言諸臣乃以爲靈瑞而稱賀欺天罔人不已甚乎此所謂小人而乘君子之器也郭勛大惡大蠹使其羣毒干政羣狡趨附善類退處此任用匪人足以失人心而致危機也四方饑饉相仍小民委命溝壑而土木之興十年于此又差部官遠修雷壇此興作未已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也朝儀間缺經筵不御大小臣工未得一覩天顏恐人心日怠□中渙散此朝講不親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也方士執左道以惑衆此聖王所必誅者乃今金紫赤紱遍于羽流假此妖誕邪妄之術列諸法禁森嚴之地貽四方之笑取萬古之譏此信用方術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也願陛下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今日守成之不易察臣忠悃賜之施行疏入上怒甚命拷訊禁獄是時中外頗以言爲諱而爵所論皆人所不敢言者故人皆稱爲謙

薛宗鎧字子修潮陽人嘉靖癸未進士歷官給事中時吏書汪鋌奸佞鎧乃上疏極論其內懷欺罔外飾忠愛惡貫四凶行兼正卯聖明嘉納

矣鉞肆飾辨言者繼以激怒遂下詔獄受杖八十賦詩自誓詩曰大奸在位毒流指紳爰及三年憤積人神乃披忠悃乃籲帝宸惟帝時嘉俟時而行惟彼奸讒捏構誣繩惟帝赫然遲彼佞人爰逮小臣亦寘于刑於皇明聖實余寡誠大奸既去違恤我身陽德方亨永底乂寧五日而死士人惜之並祀名宦鄉賢陸隆慶初贈光祿少卿蔭一子

陸公粲字子餘一字浚明長洲人以進士改庶吉士嘉靖八年歷官給事中張桂時並相挾上眷爭欲凌故輔遠庵楊公扼腕而已而桂尤驚尋與張角寵而孽公奮曰決癰者乘其將潰非此時耶夜草疏千餘言力陳二相之橫以爲不早去必亂天下其攻桂尤切方屬草而鬼嘯于庭公叱曰非二氏家鬼耶何自阻我草具亟上之上大感動以璫萼負君忘義朕不敢私令璫以本職還家省改以需後用萼致仕而特鑄萼保傳以示傾聽公然猶難輔臣體置公獄將薄傲之而會詹事霍文敏公者故與張桂議禮合而以疏辭位爲上所重既失黨而孤且疑出楊公者遂抗章涅楊公而爲張桂鳴不平上乃召張公俾入輔還桂所鑄

保輔獄成公得重杖謫貴州都勻驛丞而楊公蒙不寔以行事體變矣當公之疏行輦下大小無不加額頌聖明而目公奇男子至是則俱奄然索矣有泣于都門外者都勻在深山中公裹創以單車至驛不攜家惟讀書而已久之乃遷永新令公令永新慰薦之剡積可十百而公絕不通燕中貴人問而當其論糾張桂時中嘗嘗及分宜更分宜費用事重于二人其修隙又倍之公以故自永新拂衣歸卒不用霍公者頗自悔恨前事嘗薦十餘賢者而公與焉又使人鄭重通殷勤公不許曰天下事詭爲若敗而何污我也霍公亦不以對公人兩賢之

鄒應龍字雲卿陝西蘭州人其父賈揚州久之爲揚州人嘉靖丙辰進士由行人推廣西道御史劾相嚴嵩及其子世蕃孫錦衣衛嚴鵠中書嚴鴻家奴嚴永年中書羅龍文欺罔不臣事十餘條時嵩父子擅柄虐焰赫然言者輒死應龍上疏後青衣待罪朝房衆人共危之世蕃出朝盱衡大言曰何物御史不愛死而及余家事俄命下世蕃鴻鵠謫戍上嘉公忠超拜通政司參議時朝宇肅清中外臣民無不想望風采尋陞

副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出撫雲南至卽疏黔國公沐朝弼不法事奪其爵襲坐征某洞叛獠巡按御史劾其開覈遠夷罷官還蘭州貧如諸生時尋復原官致仕卒

顧公存仁字伯剛太倉州人以進士歷官太僕寺卿嘗爲禮科給事中秋享明堂禮成乃上疏條陳治道五事皆的中竅而中爲廣曠恩則請赦議禮大獄諸臣抑邪佞則請屏斥諸方藥不經之士公甫草疏若鬼噓梁者出而銀鐺戶鳴公不顧旣啓皂囊授中貴人中貴人曰上方怒言者若休矣公正色曰言官言事分也乃伺上喜怒行止哉疏上上果大怒廷杖公六十編管保安州公之被杖也且死者數矣已又冒冰雪昇行絕塞也天下靡不歸公直臣而公絕口不復舉疏事惟時時加額上之恩德孤臣萬死不恨

愼公蒙之爲南京御史也時尙書胡某方視師兩浙挾權相分宜重時浙寇甫靖而胡猶用軍興法賸十五郡民脂血以其半入分宜其半私爲橐中物而又酒醉管人命君念胡蠹殘我桑梓無已時而身在臺力

或能得之數移書沮止胡竟不省乃上書極論其事大略謂治天下如治病病有緩急則藥有標本日者興兵命將付以東南兵餉假以便宜不爲稽制諸所治皆標也其藥皆雄附也幸而標稍就緒而不知根本已銷亡矣而當事之臣顧益巧立名色漁獵不已夫病而雄附復施病必益標治而攻擊故本必撥當是時疏已上權相內自慚而尙書且懼且恚百計謀中君以臺事不得則中君令時事屬大述職計吏遂逐君御史既以最超拜不當預計計吏不及御史而會君所別抗論科場懷挾弊諸謂察方略甚嚴士子有犯而削籍者爭譁君權相以是得陰喝臺省行意焉時宗伯孫公陞國子祭酒潘公晟聞而不平曰以覲去御史又去眞御史法安在將白之朝君力止之曰夫去某者非誤而故諸君度力能勝之耶奈何以一官重不肖累君歸而胡意猶未慊謀所以陷君沈思久之一鄉人參胡軍事爲畫策曰公故嘗平白包巾反者而此子曾書諍之強坐以鉤黨可也乃察伺君亡他狀而會君巡視江防時有兵杖十餘掩得之以爲君反形逮下獄羅織其家人子俾爲證獄

且急按浙局御史及君鄉人吏科都給事中爲營救得少緩而胡以言官論逮事乃大釋

徐養正字吉夫號蒙泉柳州衛人嘉靖辛未進士歷官工部尚書讀書中祕授禮科給事改戶右劾嚴世蕃奸狀嵩怒矯旨廷杖七十謫滇之通海典史量移肇慶府推官歷陞貴州提學僉事擢南光祿少卿丁巳轉尚寶卿己未丐歸壬戌嵩逐世蕃礫公起爲南通參

沈東字宗安號梅岡會稽人嘉靖癸卯解元甲辰進士初授徽州府推官拜給事中當肅皇帝季年分宜父子怙寵專政諸所進退一以賄入爲低昂公初拜給事中每觸事憤懷將論列其罪狀語稍漏會總兵周尙文卒請卹典嚴氏憾其素不附己報寢公抗疏曰臣聞上有必行之賞斯下有必效之忠尙文中忠勇素著國之長城其死也邊人亡不洒淚者而身後之典格而不議其何以示勸夫當事之臣不能上體聖心任己意爲予奪臣竊悼之疏入嵩大恚擬旨杖公闕下尋繫詔獄三絕者三四恍惚見神人金甲頎然立于前呼先生者三徐曰少忍亡恙旣數

月而創始愈先是公配張孺人自會稽來念公未有子置妾潘與俱既至則公已下獄三日矣張孺人語潘曰吾忍死以視夫旦夕分也若艾年且未識夫面寧能共守乎潘涕泣誓以死待卒相與茹荼苦以女紅易升斗獄中橐籥賴以僅繼公在獄中惟兀坐周易通解及文言說內外本末稱名辨多要眇自得不苟襲先儒齒頰發爲詩歌悲壯淒惋令讀者裂眦酸鼻庚戌冬虜入犯關京師戒嚴詔集廷臣策所以退虜者國子司業趙公貞吉言于朝曰釋沈東之囚以求直言錄周尙文之功以勵邊將卽虜可不戰而退亡何趙公竟斥去公在獄聞虜狀輒具疏請得精騎五千往來督戰以外疑虜而內翼蔽都城且度虜飽而歸必道涿鹿出遵薊或衝于宣大宜傳檄諸路乘其情歸設奇夾擊必大勝嵩見疏輒又斥去曰囚安得上書其後餘姚趙公錦以御史上虞徐公學詩以刑部主事會稽沈公鍊以錦衣經歷先後上書論嚴氏卒被逮遭謫以去時號越中四諫而嚴氏恨越人特甚會有構者謂錦衣與公本同宗疑有連于是益切齒欲甘心于公屬主者加械公手足公分且



死誠家人庀後事張孺人徬徨緇衣袂具兩棺期死已而華亭徐少師聞之爲申救得免然嚴氏日夜以蜚語中公浸惑上聽壬戌嚴氏敗公繫既十有四年而公父邠汾州公年八十有七疾且革思一見公于是張孺人伏闕上疏曰臣夫在獄十六年家有老親年八十九朝不保夕昔臣因束無子爲置一妾未及抵京會夫在獄同居旅舍淒楚萬端欲歸養舅則夫饋粥無資欲留給夫則舅又旦夕待命臣願代夫繫獄令夫送舅終年仍趣獄待罪法司亦爲之請凡三上乃下部部議上不報然上意稍稍動矣當是時上常居齋宮好鈎察外事卽獄中一語動日錄以聞謂之監帖然守者或亡所得則始塞以謾語丙寅冬帖進云有鵲當沈東前噪不休東曰豈有喜及罪人者耶蓋謾語而上信之會何公以上疏救海公瑞忽有旨下何于獄而釋公歸而邠州公已不待矣乃踊而號曰痛乎生不菽死不含吾尙得爲人乎枕塊水飲佯狂自廢丁卯莊皇登極首錄諸諫者起公原官公上疏乞補制尋遷都給事中再遷南通政竟以疾歸

王宗茂字時育京山人嘉靖丁未進士以行人拜御史是時大學士嚴嵩在相位日久縱子世蕃賣官鬻爵賂遺珍玩四面而至公時在南道上疏數嚴嵩罪惡有云嵩本以邪媚詔諛之徒濟以寡廉鮮耻之行陛下入其術中致位極人臣久持國柄凡有奏請多資其判決一應陟降間出其周全雖係三尺之孫亦需一命陛下待之無以加矣固宜靖共爾職用酬殊遇尙主德之莫報也乃根蒂盤固氣焰熏灼作威作福一無忌憚以黷貨爲長策以彌縫爲嘉猷備縉紳之所惡以爲智巧冒往昔之所戒以爲行能賅通萬國寃含九地引用奸邪以爲羽翼大小臣工半出其門使中外唾罵人神怨恫雖唐之楊國忠宋之秦檜嵩將大有甚焉如吏部者銓選黜陟之司也嵩撓吏部之權則每選額要二十員名州判三百兩通判五百兩天下名區聽其揀擇自州判而上以至二司雖間多恬退而奔競其門者每年生日不分遠近皆來稱壽折段銀皆百兩有餘部非不知其柄之顯移也一不從則禍立至孰肯犯其怒耶兵部者將帥邊陲之管也嵩撓兵部之權則每選亦額要十餘員

名管事指揮二百兩都指揮五百兩三邊要地不計匪人自指揮而上  
以至總兵雖不無安靜而感其私恩者至于歲時皆來叩頭果價或至  
千金該部非不知職之不專也一不從則禍立至誰敢當其鋒耶卽二  
部而諸部皆然臣獨舉二部者例其餘耳此嵩誤負之罪一也如應天  
府監生膝應表措刁琛銀五百兩充爲饋送除廣東德慶州判官未及  
到任物故此債尙未償完至今告追不息臨江府富豪游桂三逃罪來  
京潛住考功司員外郎萬家私宅一月用銀二千餘兩家恃鄉曲親百  
計求免家旣由賂而能脫人則由賂而能官人可知卽今外官之陞不  
必稽其器能察其勞考但視禮物之豐非書疏之疎密是以端方之士  
或不得爲陛下之用矣此嵩誤負之罪二也如己酉年因人論劾自分  
莫逃欲潛輸家資回籍其財物不暇殫述但聞治裝之時有一家人請  
檢點金銀器皿紀入庫之數前列數十卓嵩坐于後愈出愈奇惟見卓  
之前增椅之後退也有一門官竊視其間云法藍金銀美人高二尺五  
寸許者并金銀溺器狼籍足下皆雲南之物遠集于此不知陛下宮中

亦有此器否耶此嵩誤負之罪三也如袁州府分宜宜春等縣其膏腴田產投獻地宅不違悉數聞相府之後別置庫室皆積石五間下鑿一丈二尺旁砌大石上布堅板盈室皆積石灰云內皆珍寶金銀器物其成錠金銀并賞賜銀兩猶不在是此其深藏貽遠竭盡心力以此而謀國何減之有此嵩誤負之罪四也如所蓄家人五百餘名并袁州所屬皆冒伊親名色絡繹水陸其供應船隻馬匹月無虛時少有遲緩卽細打需索鷄犬不寧小民無由申控官司不敢阻當雖運糧船亦讓其先過至于閭壻商舟無不被害卽今徐淮地方驛門盡閉過客有關文者惟在門樓垂繩上下蓋懼狼僕鄉里之擾也此嵩誤負之罪五也如陛下所食大官滋味不過數品天下臣民無不知之蓋不極玉食以費天下也嵩除陛下賞賜膳盒之外幾窮海之鱗極陸之毛絕域之所產罔不畢至以供宴飲是九夷四方之待嵩者有甚于陛下也謂國家之事皆由于彼也此嵩誤負之罪六也如往年虜犯京畿正主憂臣懼之日臥薪嘗膽之時嵩不惟漫無禦備之策尙有乘時之索謠云虜寇在門

前宰相還要錢雖北狄亦聞之可謂國有人乎都人兒童審聞其贖貨病之久亦爲謠曰介溪介溪好不知幾禍福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蓋嵩積惡貫盈負恩賣國不能假手于陛下而但願假手于上天爲人臣子致人怨惡之極無可奈何而求乞降災于天其惡可想已此嵩誤負之罪七也如陛下近因邊鄙多事太倉空虛雖各處王府苟有羨積亦奉表輸納以助軍需蓋臣子之分所宜爾也王府于陛下有骨肉之親嵩于陛下有股肱之託若存一毫愛國之心當不知何如爲裕國謀矣而因陛下不信人言縱欲豁壑自爲編修以迄于今聚類養惡凡爲乾兒子三十有餘臣不敢毛舉若尹耕梁紹儒之類則其已敗露者也卽其已敗露者若此而未敗露者可知此皆衣冠之盜獸心之人其狐因城貴鼠憑社黠肆毒稔害不可勝述夫富貴者人主之操柄而嵩之能貴人富人如此則其柄不由于陛下矣此嵩誤負之罪八也嵩之欺天罔人雖汗南山之竹不足以紀其惡罄蘇張之口不能以言其詳而其尤大彰明較著痛恨太息于天下者茲其梗概耳臣惟陛下臨

御以來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海內殷富四海向風何至邇年百物虛耗  
軍民窮困南征北伐殆無寧歲乎蓋天下之所恃以久安長治者財也  
兵也不才之文官以賂而出其門則剝民脂膏去百而求償其千去千  
而求償其萬黎民幾何而不困不才之武官以賂而出其門則侵漁芻  
糧或支不及其時或散常非其額軍士安得而不弱積漸至今天下之  
民竭其地之出不足以勝其求殫其廬之入不足以免其禍征誅之酷  
算及鷄豚嗟怨之聲徹于蒼天以公家之賦稅有常數而私門之苞苴  
無休時也不然則臣前所謂數十卓之器皿五間庫之深藏豈神輪鬼  
運哉官斂之民而又納之于嵩也嵩之授受若固有之不甚愛惜不知  
筆楚之苦膏血之剝一路之哭向隅之悲倘陛下聞之亦不能不愴然  
動心者矣臣惟邇者各處地震由臣下專權之徵也而所謂專權者寧  
有出于嵩者乎陛下用嵩將以論道經邦變理陰陽而至于傷天地之  
和招怪異之至何取于嵩而信任之若此哉臣聞陛下帑藏不足支諸  
邊五年之費而嵩之積蓄可以贍諸邊數年之需是不唯孔子所謂富

于周公而且富于陛下矣夫陛下以四海爲富豈有不如嵩哉蓋陛下積而有施而嵩獨積于無用祇見其多而爲害之甚矣陛下與其爲資官鬻爵之令以助邊用盡去此蠹財惑衆之臣以全國之元氣乎臣又聞數年以來忠諫之士敢怒而不敢言者由嵩交結足以售其姦陰險足以肆其毒未爲朝陽之鳳卽爲立仗之馬不爲廷杖之鬼則爲遐徼之卒苟有身家之念孰肯犯大難之靖爲此無用之言以賈必死之慘哉是以卷舌而長吁結氣而有待也臣爲行人時每聞臣庶言及切齒腐心久矣彼以尙非言責思懼出位邇蒙擢用待罪南臺幸廁當言之列遭遇受言之君旣知姦慝復爲緘默則臣尸位素餐之罪旣不可追而國家言官之置不如刻木爲人而列之朝且無食祿之費矣伏乞斷鑒臣言將嵩速賜罷黜以謝陛下并究臣不當訐大臣之罪以謝嵩則臣幸甚天下幸甚再照吏部爲百官之長四司爲銜鑿之官銜不平則輕重殺鑑不空則奸強溷尤不可使一壬人廁乎其間者也竊託以奔競而爲中書復假權勢而入吏部玩法干紀肆行無忌中外金帛悉歸

其家以嵩之奸佞欺負而窠又以邪僻濟之則寵賂之彰國家之敗臣不知其所終矣况朝覲在近冠裳咸集似此壬人儉夫必善潛要詐索尤不可以一日居乎其位以妨賢哲之路者也伏乞勅下該部並將費窠亟爲罷斥別選正人以充新任庶名器不濫而官箴以肅奸慝用懲而蠻貊可遏矣疏入謫平陽縣縣丞尋丁父憂還四十年卒今奉詔卹錄贈光祿寺少卿

嘉靖三十二年光祿少卿馬從謙劾太監杜泰乾沒內帑萬金泰亦誣謙誹謗皆逮訊泰免罪謙戍邊死杖下

王尊賢閩中人惟剛介博學能文嘉靖間貢至太學時上方好方士多災異人莫敢言賢撰聖學要義中和衍義上之及諫立東宮忤權臣下獄已上閱其書奇之謂輔臣曰布衣敢言當世事忠臣也釋其獄授程番推官有異政致仕歸貧落如韋布時著史學辨疑紫霄文集

沈封君塾嘗語其子少司空公節甫曰比今建儲議起士之喜名立標者爭趨之宮禁未必然之事非外廷所宜輕言言輕則主疑疑則事且



敗敗而求濟此萬不可一幾者也夫言專易任事難言而不度任者之所處姑以一敗塞責此爲何心已敗人事而更責任者以補敗此又何心公以此擊腕時時寓書邸中及之

趙司寇錦嘗爲御史嘉靖壬子奉詔清雲南軍政元旦日有食之公馳疏引春秋陰盛陽微之義極詆分宜相怙寵納賄蠹國賊民內伺上意以暴順□外脅諸司以張威福凡萬餘言皆發其至隱分宜父子銜之次骨遣緹騎急逮公械行萬里途中墮車者再偶入坎窞輦過得不死至則下錦衣獄竟除籍歸公之繫也有臣賈某亦在獄中泣下曰公卽拷訊宜爲雙足計誠得行六十金者公足全矣公曰嘻吾不能保首領而能保足吾又安得金明日撈掠備至至是刑有黃衣校數去來公旁苦陰護公者則賈已代公爲居間矣卒賴其力辭旣具分宜必欲殺公票擬杖百賈伺知之又以蝮蛇膽密遺公曰服此可以不死而肅皇帝引筆抹廷杖一百數字以故得免公嘗言吾得有喘息至今肅皇帝賜也爲之感泣公遠時其父海濱公墳方參政西粵聞之亟投劾去父子

一時罷歸

陶公承學平生耻言宦跡晚年時或問疏劾咸寧事公良久曰有是乎子忘之矣又問卽不答

張紳字子儀柳州衛人嘉靖癸丑進士授刑部主事三十七年三月疏論大學士嚴嵩其略曰嵩位極人臣富甲天下子爲工部侍郎孫爲錦衣中書賓客盡登要津親識俱衣青紫而險足傾人詐足惑世辨足亂正才足濟惡臣不暇舉姑以今日邊情所以急錢糧所以乏人才所以下皆本于嵩國家所恃屏醜虜者在邊鎮自嵩輔政以來一時督撫將帥盡由賄賂託名修邊非實修邊以餽嵩也託名築堡非實築堡以餽嵩也賄賂一入或指敗爲功或謂入爲遁覆沒全軍者靡戕殺平民者陞相欺相隱日甚一日至使祖宗二百年以來邊防盡壞如此國家定額給發各邊者取之戶部自嵩輔政以來一時督撫將帥旣以賄進豈皆取之私家必至尅減軍餉朝出戶部之門暮入奸臣之府以十分計之四分輸邊六分餽嵩臣不意祖宗二百年來軍費盡爲如此至于人

才又爲嵩敗壞無有底止彼不顧朝廷名器大開鬻爵之門其子世蕃又以市井無賴之資藉父虎狼之勢貪惡害人罔所不至故一時無耻之徒如梟櫻腐如蛆蚋穢在內則圖改官終日干謁于私第在外則謀遷秩終歲打點于京師有以三千五千調美官者有以七百八百得遷除者公行白日乞哀昏夜遂致靡然成風如喪心狂病然臣不意祖宗二百年來士風其廉耻禮義盡爲嵩所敗壞至此陛下雖憂民深求治切奚益哉疏入大怒謫戍都勻

葉春及字化甫號綱齋歸善人嘉靖壬子鄉試歷官戶部員外嘉靖末諸臣多攻袁州公謂人不足與適也著書三篇一聖學曰陛下敬一卽堯之欽舜之恭事此足矣黃老非帝王大經大法濡足何爲其兩篇則午朝經筵也又著萬壽金鑑錄四篇一帝王享國之本一帝王享年之永一帝王致壽之由皆摭經傳并外家言而疏其下一今上萬壽之實卽敬一箴也曰修己安人一于安敬則心和心和則氣和氣和而天地之和應矣萬壽之基不出于此何必偃仰誦信若彭祖煦嚙有言太史

侯丁卯八月上之太史日報聞然人謂求知矣丁卯三月大行皇帝晏駕詔到惠州臣春及痛哭今上卽位詔求直言乃躍然曰此千載一時也著書二十五篇凡三萬餘言十二月至京師寓崇文門外明年正月旅主人言大興宛平買翠蓋構鰲山云念蘇軾上書先諫買燈殆類是乎問運政姜公無之姜名寶丹陽人遷南大司成未出京是時南宮試迫書多備書未就上司成見書則游揚公卿間于是京師皆知公上書矣徵聞名在乙籍上書未遑托友人書不仕誤書仕選署閩清縣儒學教諭乃改職名以三月二十五日赴通政司通政使李一元貴池人左倪光薦右則何甲李閱正書倪閱其副竟二三篇李怒目左右曰是司成所稱葉舉人也備書十二金愚且向朝廷弄學問傲葉公將辨李勃然曰呼來前前則嫚罵汝恃聰明鼓唇吻費心思造無用之言吾棄之如敝箒耳告君有體惡用汝三萬言爲于是葉公曰告君一言不爲少千萬言不爲多惟其當也蘇家策略體固如此李益怒火蒸蒸滿眉宇推案曰庸哉蘇氏無論唐宋且談秦漢葉公曰漢武帝時主父偃輩

皆上書偃言九事史錄諫伐匈奴一事耳如今悉錄豈少哉李遂指葉公腹曰滿腹文章無所發洩第此伎倆吾豈無之復晚書曰此豈治安策耶葉公謝曰雖不比賈生其心則一倪摘廣聖知篇御史在前執法在後是前一人後又一人耶李曰有本倪曰難言難言文章雖好如無用何李遂搏兩手曰爾如明珠不用亦無目矣且聖人在上大臣竭智須小臣聒聒哉葉公曰天地之化有日月雷霆有昆蟲草木大小不同孰非贊助天地者李曰正行屯鹽汝復言何不言于太宰太宰楊公溥也葉公曰惟行故言天下事非一人能行非一人能言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豈不肖不猶愈于芻蕘乎其詢之也何曰高才何不廷對李曰不當以成厥厥之良久曰豈非已官欲求知于諸公耶葉公曰春及年十七則志聖賢不希應詔書到操觚著書不希登第上書後改隸南徒以乙籍受此羈勒非其志也李曰未試上書司成已云度不能折則給曰書不中式盍去其寸業合式于卒史矣至是阿意挈以尺牘則長一寸退而自惟不去已中去而不中吾復何辭遂不去也見司成司成執手

相視奈何以此官累公哉李通政實公自任蘇文何見罪之深也次日李通政颺言于朝曰閩清教諭葉春及應詔上書真狂直腐自任蘇子卽蘇何貴焉來則糾之光祿少卿趙公謂公何糾焉古人有以九九見者李曰彼亦自言九九弟惡耳問何中丞非公鄉人乎中丞曰然此君平日以文章氣節自負吾固勸其涵養涵養之言若爲李發李赧然中丞又曰陳御史善其書李怒曰御史不上書乃縱史人乎光祿名錦越人中丞名維栢南海人御史名聯芳閩人退朝中丞以李怒故則令其弟維椅報葉公且休矣通政糾之葉公曰吾何懼焉律縱橫之徒假以尙書爲由希圖進用杖一百邀截實封者斬吾受杖不知通政何當也二十七日復抱書詣通政司謝曰昨有罪主臣李復怒曰姑置此當今極文之世汝文勿謂天下無之葉公不對而出而通政司吏則謂葉公君二十五日退後倪曰是必再來何曰已官矣無庸倪曰公謂無庸彼思爲忠臣也李曰隨口而辨何曰能著三萬言顧不能辨耶春及上書自惟雖不能如主父偃朝奏暮召入見無不達者不虞爲三通政權抑

何故哉司成南則就葉公而宿曰通政二字李且不知又謂奈何稱公天下士不服善書留通政司十五日吏曰字字磨過矣四月十二日封進十六日奉聖旨該衙門知道忠誠未至學術講劣不足以動天聽是春及之罪也夫是春及之罪也夫先是趙文肅公在南常何中丞謂葉子太常閒曹正宜與之論學公名貞吉至是召拜宗伯直講葉公見第揖之坐定適一郎來拜而僮僕甚恭坐遜葉公先出趙公謂葉子此禮部郎也公傲不能小官當舉進士如應詔書四試無難何論三試勸讀程氏遺書明道之書可讀若讀伊川是謂益多又曰公名臣也名臣大矣非輕許人者出戒毋忘臨別之言矣

唐中丞順之與同年羅菴趙浚谷上封章請朝東宮因以激上之怒以爲意在刺朕閹臣又有身首異處不足償責揭帖事勢似不可測矣大臣多方爲救如崔京山等不遺餘力因召見言及之聖心本無他章留二十餘日始批下俱奪職爲民

沈公練字純甫□□人以進士歷官錦衣衛經歷時虜闌入塞關門不

啓天子坐西齋宮憂之無所出會虜獲我中貴人爲媿書附以進曰予我幣通貢卽解圍不者一髮而郭時華亭公領大宗伯要諸大臣以御朝請而天子下其書大宗伯會文武羣臣計卽予貢弗予執便甫就計國子司業趙公貞吉日虜所謂貢者何耶彼薄城而軍我城下盟耳竊爲以天子御奉天門出內帑饗士獎言者旌功臣虜固當自退而檢討毛公起躡嚙言吾姑寬虜以予貢而出之而後議守便趙公廷叱之爭之堅而沈公復爲申理趙刺刺不休太宰夏公怪而問曰若何小吏也公曰攝之曰大吏禁弗言故小吏言胡怪也且不曰主辱臣死耶太宰意不自得而罷華亭公持衆議上竟弗予貢次日天子出視朝有所誅進矣當是時公氣甚壯欲力吞虜幾得以身當一面畢見其長乃上疏言請以萬騎護陵寢萬騎防通州餉而合勤王之師十餘萬鼓而薄其情歸必大勝報聞罷去是時相嚴嵩獨貴幸用事數寢抑邊事不以報而見事急則若爲開言路有所誅進者時將帥當事臣迫誅益入賊居間嵩以免而其進有時賄價暴起言者日以益嵩入日以重于沈公



欽尚寶丞張公遜業所泣而嘆曰詩不云乎歛歛訖訖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己矣亡所信吾謀矣吾卽不死而苞苴日蠅然過我門而集于西第何也且夫社稷何賴焉乃抗疏言相嵩父子翼虎鼠社悞國大計請戮之以謝天下太宰阿私亡所異同宜從坐詔以公昔歲誼譁亡人臣禮今復詆大臣自爲名廷榜之數十謫田塞外而先是司業趙亦坐他法謫斥矣沈公當田保安倉猝寄妻子旣抑車未有舍而保安賈者傍晚公曰非上書請誅嚴氏人耶揖之入徙家而家公公始有居矣里長老問知沈公狀咸大喜助薪粲而遣其子弟來從學公稍與語忠義大節則又大喜而塞外人競爭爲公署相嵩以快公公亦大喜日相與詈嵩父子以爲常至爲偶人三象唐相甫宋相檜及相嵩而射之語稍稍聞嵩父子卽之切骨思有以報公而侍郎楊順來總督順故嵩客也前大帥許論業以異懦避虜俟其解歸縱吏士取死人百甚者夜邀避兵人戮之以爲功沈公廉得其首主名貽書請之前大帥恚旣得代卽以檄順曰是故撓乃公事者丁己虜大入

破應州堡居歲餘順自以爲失事當坐益縱吏士殺戮避兵人上首功以自解而公復廉得其狀貽書請順語加峻且賦詩及樂府者二或謂公遷人非有言責毋爲爾公怒曰吾嚮者豈亦有言責耶若視眼在否而欲盲我夫殺人而欺其君以要賞吾誓不與共天順聞益恚以其私人經歷金紹魯指揮羅鎧走嵩子世蕃所曰是夫也結死士擊劍習射將以間而取若父子世蕃曰吾固知之卽以屬巡按御史李鳳毛鳳毛謬爲謝曰有之竊陰已解散其黨矣鳳毛得代歸遷爲光祿少卿而御史路楷來楷又嵩客也世蕃爲酒壽楷而使謂順曰幸爲我除吾瘍事成大者侯小者卿順則與楷合策捕諸白蓮教通虜者竄公名藉中以謀叛聞而前大帥時理兵部無異議附和楷議取中旨斬公宣府市籍其家時嘉靖丁巳十月十七日也公年五十一歲而子順一子錦衣千戶楷候遷五品卿寺順怏怏曰丞相負我薄我賞猶有所不足乎謀之楷取公二子哀褒杖殺之而移檄越中逮公長子諸生襄至則日掠治困急且死會給事中吳公時來上疏論楷誤國大罪上怒相嵩不及爲

之地急下緹騎捕治順楷而襄得釋居久之相嵩敗世蕃誅死御史胡維新復治順罪而微爲襄理還其諸生今皇帝初詔褒死者沈公寃始大白贈光祿少卿賜祭錄一子太學襄用諸生久次應貢上春官伏闕上書極言總督順巡按楷殺人奸黨狀而給事魏時亮陳瓚相繼以封事請詔可捕順楷司寇獄論抵罪云

楊忠愍公繼盛旣以狄道典史起官兵部郎時相嵩用事惡侯鸞刺骨而善公策以不得立貴之爲恨然天下之惡相嵩甚于惡侯鸞公始遷刑部郎欲移疾歸旣復調兵部則半夜起坐自詫曰天子遇我厚矣我何以報塞張夫人從旁笑曰公休矣且歸耳公曰何謂也張夫人曰夫一侯鸞而困公幾死今相嵩父子百鸞也公何以報爲休矣且歸耳公霍然大悟曰吾乃今而知所以報也其道莫如去奸人使不得亂政于是日夜密具疏謀論相嵩抵任之十二日而疏成爲癸丑元日將上之會上方怒給事有所行遣公已抵闕門矣趨出更十五日而齋齋三日乃上疏疏嵩專政誤國十罪略曰太祖革中書不設宰相而嵩偃然以

丞相自居是壞祖制也權者人主馭世之具而嵩以擬旨竊弄威福是奸大權也見皇上行政之善卽令子世蕃傳示于人歸功于己是掩君美也嵩之擬旨皆子世蕃義子趙文華主擬是縱奸子也今孫殿劾忠妄冒奏要爵是竊軍功也逆鸞以貪虐論革嵩受三千金威迫兵部薦爲大將是黨恃逆也胡虜深入嵩戒丁汝夔勿戰及皇上逮治汝夔猶許密疏奏保是誤軍機也郎中徐學詩以劾嵩奪官矣考察而及其兄應豐科臣厲汝進以劾嵩降典史矣大計而復行削籍是擅黜陟也吏兵選除以入賄爲低昂故將官多峻削而士卒失所有司多貪酷而百姓流離是失人心也詔諛欺君貪污率下習俗漸成牢不可破是壞風俗也然此十罪者有五奸以濟之厚賄皇上左右凡聖意所在皆得預知而逢迎是皇上之左右皆嵩意之間諜奸一以趙文華爲通政疏至必先上副封御史王宗茂劾嵩一疏文華留之五日方上是皇上之納言皆嵩賊之鷹犬奸二緹騎緝訪卽與廠衛結姻是皇上之牙爪皆賊嵩之爪葛奸三畏臺諫有言凡進士初選非出其門不得爲中行推官

知縣非通賄者不得與徵取是皇上之耳目皆嵩之奴僕奸四慮部臣徐學詩等不能無言乃羅其有材望者結納之鯁介者斥逐之是皇上之臣工皆賊嵩之心腹奸五願陛下察其奸治其罪或召見二王使之面陳重則置憲典輕則著致仕以全國體上怒其引用二王命鎮撫司卽訊待決公意以嵩在位久其黨與布中外上卽問不肯言而今皇帝以聖明在東府冀一召問可盡得其實矣不知嵩更借此爲讒詔逮公訊所以引二王者公具對侃侃曰非二王嚮不憚嵩者且王家事渠寧不憂爲嵩敗耶至斷指折脛不易詞詔杖至百有遺公躬蛇膽謂吸之可以禦杖公笑曰椒山自有膽何用蛇爲卻之或謂公勿怕公笑曰豈有怕打楊椒山第飲一卮酒畢受杖送司寇獄公創甚至夜半而蘇獄內畏嵩屏去藥食公碎磁盃刺右股出血數升已復手小刃割右股去其腐肉稍稍起郎中史君朝賓議從輕比而其長貳皆嵩黨竟擬公詐傳親王令旨絞中外駭且怪以人臣阿私侮三尺不宜至此而郎史君者坐稍持獄謫矣佐重公辟者侍郎王學益遷矣公以多月行決從

容讀書不輟且曰丈夫會有死死分耳天得無矜嵩而後戮之耶將奈國體何是時海內士大夫陰傳錄公疏至紙爲貴而公當出朝審諸中貴人夾道指目公勞以酒肉袖白金而遺之至枳道不得發公悉謝不受或謂中貴人是不耐斃若曹者曰楊公天下義士今得之徵用去訊繫時無幾痛哭之狀宜猶在心目張安人所以語公與古牛衣之說亦何以異而公不懼不惑卒直諫以殞其生此其視唐子方諸人且猶過之矧叔世碌碌者耶公之就義也時奏當決囚帝英斷神睿公雖論死心實器之兩奉讞卒不忍殺嵩揣知上素不貸軍務失律者乃以張尙書經李都御史天寵上而附公于尾且內有陰主之者遂傳旨處決實未嘗知公死也又張氏謹奏爲籲天乞恩願代夫死事臣夫原任兵部員外郎先因諫阻馬市預伐仇鸞逆謀聖恩僅從薄謫旋因鸞敗首賜前洗一歲四遷歷任前職臣夫銜恩感泣圖報効或中夜起立或對食忘飧臣所親見不意誤聞市井之談尙徇書生之習遂發狂論委的一時昏昧荷皇上天高地厚之恩不卽加誅俾從吏議臣夫自杖後入獄

死而復甦者數次剝去臂肉兩斤斷落腿筋一條膿血五六十碗日夜籠櫃備極苦楚年荒家貧常不能給止臣紡績織履供給已經三年該部兩次奏請俱蒙特允監候今歲多官會議適與張經一同奏請奉旨處決臣夫雖隕市曹亦將瞑目臣仰惟皇上萬方頤養冲和保合元氣昆虫草木皆欲得所豈惜一迴宸顧下垂覆盆倘蒙鑒臣螻蟻之私少從未減不勝大幸若以罪在不赦即將臣斬首都市以代夫死雖遠禦魑魍親執戈矛必能爲疆場效命之鬼以報皇上于九泉稍有知識亦復銜結無盡矣不報遂斬公于市時王世貞吳國倫徐中行王世懋等執手泣訣經紀其喪而王遴以女字其子應尾尤世所難云後御史鄒君應龍疏逐嵩歸戍其子世蕃又二年而御史林君潤白發世蕃大逆狀論棄市籍其家資巨萬萬削嵩籍寄食于人以死又三年而天子崩遺詔褒錄諸死諫者吏部以公名居首贈太常少卿賜錄一子太學生無何用給事陳君瓚言賜公諡忠愍用御史郝君杰言賜祠公于保定額曰旌忠

林潤字若雨□□人嘉靖丙辰進士爲御史卒於官贈副都御史初除江西臨川令嘗以勾攝之永豐適盜賊猝起城幾殆潤爲畫城守便宜賊卻永豐人爲之刻石紀功且尸祝之後擢南京山東道御史分宜相嚴嵩子世蕃置酒爲別諸御史見世蕃不敢吐一語潤獨高談坐上世蕃數以目眴之旣罷語其客曰吾見林御史相貌似好好持諤諤者吾頌以目攝之彼必以我爲忌之也日復遣人候之曰嚴侍郎謝汝願無刺論當世事潤入南首論淮陰人祭酒沈坤大較云坤以非法支解人甚衆縱妄父持鹽利坐受賈人金無算又以行營葬地謀敵其旁數十里輒騎斲入墳墓天子薄責祭酒置之理次論豐城人副都御史鄢懋卿相嵩最近幸門士也陪視都堂例無外遣忽有詔下懋卿權論鹽政于秦晉吳楚間世蕃度是役可得貲巨萬乃私劫之曰歸必以十萬爲謁後懋卿所至搜括非獨急營橐中且欲滿其約契歸報世蕃耳旣卒事大司農省榷金無能佐縣官備邊半歲而路罷供億費且億計潤悉以其狀聞數懋卿五罪三索屬官金累萬罪一受女取財罪二宴會日費



千金罪三妄殺平民罪四加派揚州鹽商幾至激變罪五而懋卿蒙相  
嵩力竟報聞伊庶人典樸惑術人田生言欲廣拓府第開地脈以當王  
氣疏請修治先遣人貽相嵩詔可之潤且條以聞且言受金事有數萬  
通神陰扶默助之句樸竟奪爵後復持世蕃羅龍文大逆狀上之龍文  
賈人子以善浮水嘗受總制胡宗憲金二十萬往賊酋汪直所解桐鄉  
圍龍文宗憲直皆新安人也宗憲因奏記相嵩以龍文附入門客除中  
書舍人世廟四十一年用御史鄒應龍言戍世蕃于雷州龍文于潯州  
二豎出長安門卽以力脅監謫者縱亡之家久之龍文數入袁州私候  
世蕃且陰與計事會潤按視上江密檄徽州府推官栗祈微伺其跡得  
其往返狀且疏發之其略曰世蕃龍文二兇狂悖罪當誅死陛下赦之  
戍于南海乃相約坐里中爲大俠不道而龍文又時入袁州與世蕃挈  
辟左右仰天太息怏怏有餘言宜械至京考掠疏入天子赫然怒輒下  
潤捕之潤分遣軍卒而自以身馳下九江府世蕃兒紹庭官錦衣衛  
疏下遣家奴走報世蕃始乘快馳赴戍所後龍文客遊梧州梧州守聞

詔卽于謁會內收之而世蕃到戍纔二日卽鉗以行潤復論其里居諸不法事大約云世蕃僭逼無上招致無賴亡命橫集江上疑有非常乞陳之市以銷禍萌籍其貲以助邊天子可之世蕃既伏誅於是籍貲二百萬龍文二十萬紹庭探之復遣報相嵩亟呼家諸奴並召諸所往來客恣其盜金亡而自守舍是以寶玉無恙而金之耗損已什三矣後負責無以塞詔旨其家始上書逮其姻屬于是乃窮治黨與各以償金罰戍無得脫者矣

嘉靖三十七年科臣吳時來劾相嵩令子世蕃預政窺覘市恩趙文華饋遺數萬猶惡其薄而授草引疾張經行五千金及聖斷不貸而詭爲賻卹王汝孝以三千而幸得遣戍蔡克廉以三千而卽轉寺卿楊順欺君而三蔭其子吳嘉會侵冒而三蔭三遷邊事不振軍民困窮主事張紳劾其受賄報功而邊備之攻壞以厚賄而調美官以饋金而得與選而忠節之氣壞家奴永年富埒百萬賓客親戚俱躋臆顯主事董傳策言吏兵二部選官持簿任嵩填發故俗呼文選郎萬家爲文管家職方

郎方祥爲武管家宜罷斥以快人心帝怒各逮繫獄且擬辟鄭曉執不可降旨廷杖謫戍嶺南

嘉靖四十四年山東巡按張楨言吳時來董傳策張翀王宗茂首發嵩奸流離瘴癘乞宥過錄用上怒命錦衣訊鞠

張應治字休徵號冲泉秀水人嘉靖壬戌進士歷官山東副使嘗爲南科給事諸所獻替當宁彈射要塗者疏凡數十上其最鉅者如請正宮闡除巨璫二事正宮闡者當穆皇帝時皇后引疾遂居別宮兩都洶洶謂有他變君愀然冠髮上指急捉筆草疏一夕而成寥寥數百言皆鏗直激切人所不敢言者上覽之下旨切責諸垣得相繼交章已而鳳馭返正固聖明之轉圜而君之力非眇小也除巨璫者留都內官監邢保憑城倚社實與馮保聲勢相連侵剋工匠銀三千餘兩諸匠控訴無路君奉命巡視遂更相慰曰張公來覆盆睹天日矣紛沓陳告一朝而得狀四百餘紙按實將發邢覺急緘金珠珍錯密遣啗君君益怒趣疏上之邢輦貲輸黨百計謀中君疏持數日不下時華亭蔡君忠緩頰君言

第發部議部以宦奸當究言路宜申邢充淨軍一如君勤時內豎憚君風力莫不斂迹初疏未下時賓僚有爲君危者君曰言分也倘吾言得申大奸盡發卽獲遣謫笑赴矣時論以此壯君

何公維柏字喬仲南海人嘗巡按入閩時少師嚴嵩顛柄維柏疏論嵩罪至此之李林甫盧杞上震怒詔逮之所過士庶遮道以萬計緹騎持之急諸生大哭維柏拱手謝曰此予慮定而後發人臣之義自當如是生何哭爲民間爲歌謠數十百章有誠徵錄以傳達至杖瀕死下獄法司承嵩風旨逼供諸科臣同黨詰掠不變免歸屏居僧舍聚徒論學

嘉靖四十五年主事海瑞疏曰陛下初年剷除積弊遠過漢文二十年來法紀漸廢名器日濫二王不相見人以爲薄于父子以猜疑戮辱大臣人以爲薄于君臣樂西苑而不返人以爲薄于夫婦吏貪將弱民不聊生賦役日煩萬民懸磬諸臣猶修齋修醮相率進香天藥天桃相繼表賀修建宮室工部極力營繕買香市寶戶部差遣四出無一人爲陛下言者夫玄修以求長生也然堯舜禹湯下歷漢唐未有至今存者陛

下師事陶仲文而仲文已死彼既不能保其身陛下何獨神其術乎帝怒甚投于地已復再取讀之太息自悔時喜時怒批云大臣不言小臣言之中國之人不言而海外之人言之忠哉忠哉又批云這畜有比干之忠但朕非桀也留中者久之後有所激下閣票旨徐華亭擬以毀謗君父決不待時傳首天下嚴公訥力爭乃改擬秋後處決上從之是歲以聖壽六袞停刑至冬晏駕得免噫容悅之臣可與事君也與哉微常熟解救忠介且爲楊椒山之續而世廟且蒙殺諫臣之名矣或問忠介免而椒山不免何也曰古不云乎犯上千主其罪可赦乖忤貴臣禍在不測

慈□人劉世龍甫成進士任南京刑曹既疏諫世廟言甚切直廷杖一百二十棍幾死獄中夢神語曰汝善自愛黃花晚節香無憂斃耳後歸田三十年不問家事日以翰墨自娛穆廟立表其忠晉尙寶司少卿

李大中丞頤視事日時中使四出每爲生靈荼毒稍違其意輒稍銜命逮監司及守令若而人御史中丞一麾而退者又若而人公從中調停

一疏而減稅數千再疏而罷監關之令又再疏而極陳利害深中使者不敢辨疏略云謀國而實盡國導利而實貽害今之建礦議是已夫取礦必釀亂防礦必費財分礦必鮮利我國家定鼎燕京王氣所鍾孕爲金寶大者產鑛之區卽陵京靈長之脈祖宗二百餘年封培甚固慮至深遠矣西山乞煤乃地濁所凝卽多取無傷靈秀鑛乃天寶所聚少有宣洩必損王氣卽使官家秋毫無費民間寂然無譁亦無寶金玉而不顧根本之理矧究竟得不償失利又不勝害乎今畿內聚五方之人利孔一開亡命羣集劫奪無憚震驚九重臣卽伏斧鑕曾何益于理亂哉又疏略云地方貧困歲又災荒臣目擊心慘今銖求寸取死而復生之民離而復集之衆終于匪死則徒顧閭閻愁嘆之聲難動宸聽而羣小拊剋之計易聳聖聽公輸什一私囊什九窮瘠旣不聊生抽稅復推骨髓近山海官民殺傷已萌釁孽今宵人冒奏分疆東西重疊派稅無論民莫必命謂明旨何恐臨清激變之慘復見于輦轂之下臣不勝大恐祝詠字鳴盛衡山人□□□進士歷官陝西參政初爲給事中癸巳

星變有巡撫黨執政者故指事應爲解君應詔力破其奸其辭曰瑞因德應變緣政起古之明訓也某本市井無賴輔臣汲引驟至顯庸不知圖報敢以替史飾辭焚惑聖聽罪在不赦執政懼而詰曰子何獨無舊情君拱手曰某不敢以門私先生負天下也執政心銜之無所泄

岑用賓字允穆順德人故布政萬之子也□□□□□□進士初授衢州府推官歷紹興知府嘗爲南戶科給事論劾福建巡撫汪道昆曰道昆監軍閩中爲軍窘辱遮留兩日夜所以得脫者臣不忍言之也今晉都御史督治之如以羊牧狼外見輕忽內生疑畏兵符上之所賜以指帥命衆也移軍不奉而行委于婢子家人失火遂致焚燬海寇吳平蹂躪我邊疆係累我民人虔劉我官校虜卒五百斷趾遣歸恥以辱我道昆一策不施徒置酒烏石山平遠臺與客爲長夜之飲袒露跳梁比弄歌兒羞汗印綬所徵東陽戰士材官隊長悉從貲得羽書交馳孰能窺左足而先應哉蘭茸淫貪不宜久握兵柄爲國患害道昆坐免大學士高拱儁才過絕于人勇猛果敢處事不疑內或迫狹猜忌隆慶初爲給

事。中魏時亮所劾而御史齊康又劾大學士徐階上皆不問用賓乃奏言兩人日侍左右心執邪正行執臧否量孰廣狹豈能逃遁又正劾之曰高拱文章雄俊策畫卓偉臣豈敢誣第其剛愎自用苛刻立威無纖介愛利之風意忌文深決非端人小則殃民大則誤國雖曾授經臣子常分何足稱伐乞令致仕以杜厲階拱亦全進之節不聽用賓居諫垣三年據法以彈其所貶退皆應令惟汪道昆有文爲海內操觚之士所歸拱柄臣死生榮辱在其呼吸莫敢有犯之者用賓不縮胸故其聲籍甚亦以此出守云

孫維城字□□號衛宇丘縣人隆慶辛未進士歷官僉都御史嘗爲南京監察御史先是江陵相君奪情起復寧國諸生吳仕期將上書醢之未發而郡丞龍宗武微得其章以白操江都御史孫楨者相君私人馳據以告楨而斃諸獄生婦爲寃書千言走都市哭公至首疏其狀劾都御史及丞下吏謫戍邊天下快之故侍讀趙公志舉等皆以忤江陵指中考功法公又疏陳其狀謂三臣所言皆不悖無罪而錮歛海內心上



用其言立召三公復位其後皆至卿相而方是時海忠介公爲大夫亟稱服公曰吾臺得孫君乃重耳中官田玉奉祠玄岳請得假符節如鎮守法公援引祖制力陳不可又以請宥言官忤旨奪俸一年而會丁亥內察公以考績入都座師許公從容謂曰某公吾所厚善方負時名卽有他幸爲調護公對曰門人待罪南臺惟知彈赴戚畹喪者大臣耳他固不知座師默然于是竟論罷某及他要人直聲益震

顧公九思字與睿號韋所長洲人隆慶辛未進士歷官右通政嘗爲兵科都給事中時皇貴妃生子傳陞供事員役與皇長子等而妃父鄭承憲陞都督同知公疏言元嗣主鬯承祧禮與諸子別不宜踰分昔孝格篤生穆考慈聖太后誕育聖躬而皇親杜繼宗不過指揮僉事偉不過都督同知今貴妃所生者皇子耳承憲女得與二國戚比恩數濫施禮無隆殺非所以垂法示訓也疏入衆爲公懼而上知公意在皇嗣不之罪疏遂留中一時服公忠言而頌上聖明

隆慶三年御史詹仰庇言陛下取戶部銀盡以供造鰲山修理宮苑花

欄龍鳳報韃架傳造監櫃玉盆之費使羣小因而乾沒爲聖德累不小  
上怒命錦衣衛逮治杖百編氓大學士李春芳等與九卿各疏救不報  
隆慶三年尙寶司鄭履淳陳時政略云時方多故百姓怨咨燕雲遼代  
中原之脊也鼙鼓一聞則三關震動徐梁齊衛洪波蕩析而回顧無烟  
荆襄秦洛形勝之區也強梗憑陵而嘯聚浙直閩粵財貨之藪也好宄  
剽寇而師勞宗藩之坐窘無籌中原之哀鳴尤慘物怪人妖天鳴地震  
彗星兩見于女尾日月繼食于元春正微臣痛哭流涕之秋皇上臥薪  
嘗胆之日也諒陰已三期矣曾召一大臣質一講官納一諫士乎忠言  
重折檻之罰儒臣虛納誨之功姜姬違脫珥之規日覲絕疇咨之益回  
詔屢懲內批突降言涉宮府輒肆阻撓權在私門牢不可破迨其手握  
王爵口銜天憲風行勢脅釁積黨成台輔具員九卿拱手元良愠悔于  
孤立百職駢首而奔命茲霜雖未冰月已幾望前車不遠怨豈在明疏  
入命廷杖下詔獄隆慶四年刑科以熱審請釋履淳乃罷爲民

隆慶五年御史汪文輝疏論治體四事以責言官一戒觀望二戒紛更

三戒苛刻四戒護短未重秉政者勿用希旨之人致黨同伐異以傷善類更飭中外臣工必懲既往爲戒將來奏入補外

趙用賢字汝師號定宇常熟人隆慶辛未進士改庶吉士歷官吏部左侍郎歲丁丑嘗爲檢討時江陵相聞父訃不奔喪臺省復會疏之公太息曰宰我欲短喪仲尼不可况不喪乎是不獨可爲斯世網常惜亦當爲相國進退惜矣而是時慧出長竟天公遂上疏論曰臣聞天人相與之際微矣故人若欲求天心之格必求諸人心之安人心之所安卽天理之所合其機幽渺而實捷于桴鼓是不可不慎也頃自天文示異慧出山南皇上兢惕不遑下勅臣工同加省懼一時言事者藉藉或以糾察大臣或以修舉庶務固犖然具矣然臣猶以爲未覩其人也頃者輔臣張居正以父憂請歸而陛下留之再四臣每讀其疏輸誠寫哀情淚竭盡而猶不能少回陛下之聽者陛下固以輔臣受先皇付寄之重係社稷安危之機有不可一日失所倚者然臣以爲喪必三年自周公孔子以來未之有改是非小節常禮法云也自後乃有金華之事起其臣

于衰經之中此特權一時之緩急不得曲顧其臣之私者非先王之法也臣自數日以來見輔臣瘠毀柴立形神摧毀臣私竊計輔臣之心欲更有所請則拂陛下挽留之意欲遂聽陛下之留而不一往必有抱恨終天而不容頤刻安者夫輔臣能以君臣之義效忠于數年而陛下不能使其父子之情少盡于一日不知陛下何忍于此也臣又按楊溥李賢在先朝時亦嘗起復然溥先以省母還家賢亦以回籍奪情未有不出都門而可謂之起復者也且陛下所以不允輔臣之請者豈非謂朝廷政令賴以參決四海人心賴以觀法乎今輔臣方負沉痛其精神之恍惚思慮之迫切必有不能如曩日之敬信而承服是輔臣之動望積之以數年而陛下敗之于一日臣又不知陛下何忍爲此也臣以爲輔臣之抱痛抑鬱而不得伸是爲干天和而動星象之大者莫甚于此陛下若垂念輔臣宜聽其所請暫還守制卽萬不得已請如先朝故事特勅禮官一員護送就道仍爲責限赴闕如是則輔臣之心旣可以少安天下之人心亦可以安而陛下所以處輔臣君臣父子之間庶幾無遺

議矣然臣因而感夫士氣之日靡國是之不明也夫國家之設有臺諫所以爲法紀之司而糾繩之寄者也固非謂其阿意順旨而將迎逢合之爲也今輔臣之留皇上主之既有成命矣焉用是嗷嗷者哉逐影附聲背公誼而徇私情蔑至性而倡異議夫父子君臣均人道所最重父死不奔喪同聲附和爲是脫不幸異日有不肖者乘勢而竊位亦將循故事而爲此附和乎臣以爲此人紀之所以植國是之所以定者陛下不可不垂察于此且陛下信輔臣之深而留之篤者豈非以在廷之臣未有稱陛下之任使如輔臣者乎然亦願陛下擇而用之者何如耳陛下誠于朝講之暇悉心體訪自內閣講讀以至部院大臣非時召對考之行以驗其心術之端邪委之事以稽其才識之通塞使人人得以所長自見當必才有如輔臣者以稱陛下之任使不愈于以憂勞輔臣之一身使其乖父子之性傷天地之和哉臣愚敢昧死以聞時翰林院編修吳公中行刑部員外郎艾公穆主事沈公思孝亦皆具疏論不奔喪非是初上在冲齡江陵翊贊顯著聲望而其實伎刻以智馭一世席寵

侈肆其欲無涯御史傅公應禎劉公臺嘗規其微具章糾之悉奉旨杖  
戍竟爲所賊殺巨璫馮保便給善計數仁聖慈聖皆眷倚之保自謂有  
阿保功與江陵深相結納朝廷政務運之掌上雖無居楫之名而握其  
勢人莫敢忤視保之養子徐爵江陵家奴尤七與薦紳皆分庭抗禮奔  
走爵與七者蹄數恆丙夜不絕何論江陵其聞父喪陽雖疏請如制而  
陰圖固位中外羽翼之者林林也四公疏上同日杖于朝公與編修杖  
六十削籍兩刑部杖八十戍時進士鄭公元標號哭于旁翌日卽論江  
陵且申救四公旋奉旨杖百戍蓋五公之名一日而燁然宇內雖芻牧  
笄幃靡不敬慕公歸江陵側目未解直指蒞吳者受密諭將興大獄吳  
中洵洵甚公聞曰吾得從長弘子胥不有餘幸哉惟冥搜經史匡坐笑  
詠淡若無聞旣而直指中悔移病去歲壬午復有將承者代事抵毘陵  
業已張弛會江陵死其人以前殺劉御史事論逮禍乃寢

王公用汲疏論陳中丞劾詞若婉而義甚嚴匪直臨川媿死抑亦江陵  
心折者中有曰孟子云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臣以爲逢

君之惡其罪小逢相之惡其罪大真名言也蓋至于逢相之惡而祿去公室政在私門國命且隨之矣其罪可勝誅哉公恂恂長厚君子義氣激發始敢及此可謂仁者之勇

雷公士禎字國柱朝邑人萬歷甲戌進士嘗爲御史當萬歷壬午歲天下藉甚稱雷御史于時權相某者病曠曠矣其黨不自安某謀所以自固思代相者少宗伯某楚人也次可及其黨曰某乃以鼻食者何爲有無又謀將以權相子一人繼之而兩子方爲史官不得躡數以進日夜相顧無策于是代爲權相疏薦值六人公私參焉而某邑公者素和柔多可且近衰謝其黨以爲易制因置諸首乘權相未絕時上之而內有閹尹爲之主時見相二人蒲州吳縣比命下則某邑公儼然居吳縣上矣滿朝詫愕其黨遺所知書曰某旦夕即去某不足忌某邑公當國大帥如存耳彼喋喋而沾沾如吾黨何某某謂二見相也其矜滿如此是時國柱拜御史甫三日即上封事極言某邑公不堪相狀權相猶在床閹尹持疏下人人爲國柱危比權相討閹旨乃下若曰某係故相某首

薦御史何抵往事爲說不罷某亦不罪國柱若兩解和而天下已知上  
意所向矣時有以書抵京者曰比見白麻無不駭耳痛心時得柱後彈  
事旨下無深語衆稍安耳其爲人倚重如此然彼黨爲謀日益甚擬徧  
以私人布要地共執政柄若將盡天下之人才易置之所在四爲僑屏  
人密語氣焰甚閃爍更熾于故相在日胥徒與隸皆停筆佇足以待命  
賴天子明聖二三鉅公持之其謀不行尋敗白簡蜩起高墉隼紛紛落  
如風敗葉某邑公亦罷有少宰某者彼黨魁卽造謀代故相疏者也以  
國柱有前疏甚忌之或傳將有疏刺焉惶懼使人吐款求免然國柱實  
無疏也或謂流言業如此疑終難釋不若卽遂之國柱曰不然我彼知  
奸不能先事舉因問乃發不直卽應之曰固無疏也某甚喜乃更申款  
曰得無蹂躪幸甚然今衆口方煽願終無言沒齒不敢忘德國柱曰我  
言官也言由我不言由我適者本未有疏故不欺汝雖然可要劫乎欲  
言卽言是固在我或謂既不擊何如婉言示德國柱不從然亦竟無言  
也是時彼勢已敗言之者皆有功不難于言而其卑辭來也他人答之



不苦則甘國柱直道而行不襲善不沽德出彼爲名高者數倍上矣  
沈給諫鳳翔在科日遼東稅瑾高准者失上意訛言虜闖入自調千總  
射殺之以登勳上聽君聞之怒曰闖人不典兵祖制也何物宵人而以  
蔑制干寵爲上疏極論其無人臣禮諸瑾爲之斂手梁永監稅關中秦  
人怨之次骨御史余懋衡將疏論之永銜御史因膳人置毒焉事覺御  
史以聞永懼駕禍成陽令滿薦者誣其縱劫供御物上遣緹騎逮之君  
歷言薦無罪而永罪可誅雖未報可而薦寃得白卒從末減君力也

江東之字長信號念所歛縣人萬歷丁丑進士歷官僉都御史初授行  
人嘗爲監察御史時奸人徐爵者江陵馮闖皆倚之江陵外言非爵不  
入馮闖內言非爵不出爵又以獨計令兩人交疑且交驩兩人者不得  
而測其倪嚴事之夜至禁門守衛者不敢訶問江陵死公默自計曰夫  
此么麼者濁亂海宇日久而保以爵爲腹心今病在腹心不治卽盧扁  
望之而走公遂疏爵不法狀上怒而下爵理滿朝震悚于是疏保者疏  
江陵逆僕逆黨者紛至而城社肅清矣公于是益感激恩遇知無不言

疏王中丞宗載陷御史劉臺事王得戍去是時王方掌院事公以副封  
進王笑曰柱史何言公亦笑曰爲死御史鳴冤王曰死御史者誰公曰  
卽乃公踉蹌歸邸舍待罪至今烏臺譚之猶有生氣然人人目憐公矣  
奉璽書督理屯牧畿輔人聞江御史名多咋舌去會虜蹂躪黑谷關邊  
臣及諸帥掩諸貉以功聞爲按臣李植糾發上命公輒屯政往蓋異數  
云里臣復有爲邊帥地者公矢心告曰東之平生不敢負國欺君亦不  
敢故入博名高說者慚而退至則諸將掩飾詳密無所得聞公佯出郭  
外睹園蔬青映人立命健兒取畚鍤來掘蔬下窖死者枕相藉而創痕  
尙血漬未乾諸將始伏辜公竟據實報坐諸將死邊事大振丁御史言  
過具疏劾畚科塲諸作奸者海豐楊冢宰謂御史言過具疏劾御史外  
謫公適自塞上歸攘袂起曰十年來以賢書爲奸藪者人知之冢宰獨  
不聞乎亦具疏參楊輿論直之時公言最多請蠲請賑請免徭役及禁  
私官不能盡紀每疏出都中爭相傳頌上無弗嘉納也有詔江東之盡  
忠言事可嘉其特擢以彰忠謹晉光祿少卿陞太僕少卿是時諸官輦

穀下者皆江陵舊人多回面內愧心熱又恐人暴其短從旁擲論諸少年不察遂有曹起而擊賜環諸君者矣公曰諸臣無罪言江陵與不善事新貴人其罪諸臣可議臣請與俱罷人遂以黨擊公公力求去上使使至皇極門諭留亡何公又言大峪山專羣起而攻公左遷職方員外郎出知霍州病歸上手詔起公知鄧州陞僉事備兵沅州

朱少司寇鴻謨嘗爲南臺會江陵不奔喪杖諸言者于廷公得報杜門不飲食淚簌簌下李夫人數使女奴輩晉食而公不御夫人從旁泣曰親老家貧去牛衣幾何時而忘耶公推案曰無多言死矣夫人不能難公草疏申諸言者具載疏中婉而切和而爭語語血誠讀者一字一淚勿欺而犯惟公有焉江陵欲逮公而中解以嚴旨勒公歸公得旨跨蹇驢出石城門留都人相指而歎曰小民無福眞御史去矣歸家尋所謂朱家莊者而隱焉手書壁曰泮水樂饑讀天下書不譚天下之事康莊擊壤生聖人世願爲聖人之氓泮水康莊卽公名德也日與馮孝廉子講論晰天人闡釋經史諸使者干旄至公門返終不得一望顏色云

陳侍御登雲居西臺先後侍經筵監會試主計吏筦京畿壯懷直氣霜  
肅風行有觸必言有言必盡如疏論陸冢宰羅宗伯徐問卿□都諫鄭  
成晚多人所不敢言者有謂君立朝以正直忠厚爲本茲不太甚乎公  
少常病店曰不見吾寇乎觸邪吾職也若事關宗社吾知而不言則吾  
病店將復作而死矣豈必機穽之間斧鉞之下能死人哉君獨立行一  
意大率若此信陽王太史祖嫡素不識君見其所上祈天永命疏嗟嗟  
歎賞謂爲隆萬以來奏章第一